

永樂北藏

趙樸初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乐北藏/赵朴初名誉主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0. 2
ISBN 7-80106-052-0

I. 永… I. 赵… II. 大藏经 N. B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752 号

永樂北藏 (二〇〇冊)

出版發行

綫裝書局

(北京朝陽區春秀路太平莊十號)

責任編輯

李立

裝幀設計

顏菲菲

印 刷

中國地質科學院五六二印刷廠

版 次

二〇〇〇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〇〇一——一〇〇

書 號

ISBN 7-80106-052-0/B·1

定 價

八八〇〇〇 圓

ISBN 7-80106-052-0



9 787801 060525 >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普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人皆慈善
一統熙皞
既往未
俱登正覺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俱登正覺

永樂北藏第一九五冊目錄

○鐔津文集	續前 (本冊卷第十六至卷第十九 軻七—十)		一
○八識規矩	唐玄奘造頌明普泰補注 百法明門論 唐玄奘譯 三卷 (敦一—三)		八三
○禪源諸詮集都序	四卷 唐宗密述 (敦四—七)		一六三
○修心訣	一卷 元普照述 (敦八)		二四九
○真心直說	一卷 元知訥述 (敦九)		二六七
○寶藏論	一卷 姚秦僧肇述 (敦十)		二九七
○廬山蓮宗寶鑒	七卷 元普度集 (素一—七)		三二七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一卷 宋延壽述 (素八)		五四一
○禪宗決疑集	一卷 元智徹述 (素九)		五六九
○黃檗傳心法要	一卷 唐希運說裴休集 (素十)		五九九
○萬善同歸集	六卷 宋延壽述 (史一—六)		六三一
○華嚴法界觀通玄記頌注	二卷 宋本嵩述頌元琮湛集解 (史七—八)		七八三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	二卷 明仁孝皇后傳 (史九—十)		八六三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軻七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爲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

軻七

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
曰其居役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
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
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
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

其在少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
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
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日期
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
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
掇其大者以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
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
考韓子爲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
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
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彙爲佛

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迺覺佛說之爲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辨佛骨事也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內終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其可毀乎

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韓子爲進學解謂其陽斥佛老矣

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爲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懷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貶韓子論京尹不臺參荅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

軻七

二

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

韓子見畿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

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爲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

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第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

軻七

三

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庶頗

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

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也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卑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爲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

而逝吾以爲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况昆蟲歟謂鱷魚去之

吾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宋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

軻七

四

勝不爲事物侵亂要自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爲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

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尔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爲福得性如法不爲外物所惑爲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廁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爲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爲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二平何爲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

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

軀七

五

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爲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

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爲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譴議知佛教可以一笑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

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間巷凡庸之人最爲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

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間巷之人爲意之審也謂佛爲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况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况疑之

軻

六

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冒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理

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
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
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爲呪矢而賴
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
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
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
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

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
遂作諫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
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爲
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爲序送
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爲有
軻七
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爲潁川時感鳳鳥集
鳴之賀余小時眎此二說惟韓子議論不定
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
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
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

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濟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秦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致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晞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嵇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

人之相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尔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眎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爲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元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交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民居官自有王臣蹇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正韓作元之初諫官紛紜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元宗自山林以

有道詔爲諫列固宜相時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亢宗在官而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闕曰指曰陷

軻七

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謂眎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爲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

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爲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

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爲黨傾覆宰相大害國政亢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閣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

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然城諒
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
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
即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
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

軀

九

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說
說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
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
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
告尔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雍

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
所以嗚呼也者蓋慨歎凡臣於人者咸皆順
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為良臣大能昭顯
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
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

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為諫議大夫其
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
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
罕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
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

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
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
固當推之以效後世可也更沮之謬論如此
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
三王群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
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

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閒曰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
外繆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
然無所嗜韓子爲此說似知佛之法真與有

軻七

十

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
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
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謬
者自其性理男之外情汚嗜欲淫惑百端皆其
謬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